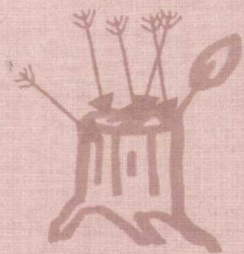




有事生非

王彬彬
著



014042170

G31
24

——
有事生非
——



王彬彬
著



北航

C1728566

广东人民出版社
· 广州 ·

G31
24

051530310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有事生非 / 王彬彬著. —广州: 广东人民出版社, 2014. 5
(百家小集)

ISBN 978-7-218-08711-5

I. ①有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学术评议—文集
IV. ①G644. 4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52015号

You shi sheng fei

有事生非

王彬彬 著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出版人: 曾莹

责任编辑: 古海阳 梁茵

装帧设计: 张绮华 张竹媛

责任技编: 黎碧霞

出版发行: 广东人民出版社

地址: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10号(邮政编码: 510102)

电话: (020) 83798714(总编室)

传真: (020) 83780199

网址: <http://www.gdpph.com>

印刷: 珠海市鹏腾字印务有限公司

书号: ISBN 978-7-218-08711-5

开本: 889毫米×1194毫米 1/32

印张: 6.75 插页: 1 字数: 124千

版次: 2014年5月第1版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28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(020-83795749)联系调换。

售书热线: (020) 83795240

自序

收在这里的六篇文章，是对六本书的评说，更准确地说，是对六本书的批判。六篇文章，发表后都有些动静，有的闹出的动静还很大，甚至酿成国际事件，当然，更准确的说法是，酿成了国际闹剧。这些文章，或多或少给我自己带来些麻烦，所以名之曰《有事生非》。

闹出国际事件的，是《汪晖〈反抗绝望〉的学风问题》一文。此文于二〇一〇年春发表。事先，我知道文章会有“轰动效应”，但没想到“轰动”得如此厉害，更没想到“轰动”出了国界，“轰动”到了欧美。这篇文章，主要说的是已成“学术经典”的汪晖先生成名作《反抗绝望——鲁迅及其文学世界》的抄袭问题。先是，国内六七十名学者联名发表

公开信，要求有关单位严肃对待此事，给社会一个说法。于是，刘禾女士紧急联络国际学者，也有六七十人，联名发表公开信，担保汪晖没有抄袭。当时就有不少人提出质疑：这些在公开信上签名的外国学者，绝大多数不懂汉语，如何担保一种汉语著作没有抄袭？请这样一群人担保汪晖没有抄袭，岂非是让一群全盲的人担保一副地图没有画错？岂非是让一群全聋的人担保一首歌曲没有跑调？岂非是让一群完全丧失了味觉的人担保一碗菜没有发馊？让一群完全不懂汉语的人担保一种汉语著作没有抄袭，从“学理”上说，与让一群文盲担保汪晖没有抄袭，毫无二致。刘禾是在发动一群国际学者对抗国内学者，但也是在拉来一群文盲压制国内学者。

发动此事者的心智，姑且不论。那群根本不懂汉语的国际学者居然在这样的公开信上签名，倒是值得深思的事情。此后的几年间，有好几位在刘禾策划的公开信上签名的外国学者传来信息，说自己当初之所以在公开信上签名，是因为获悉汪晖在国内受到了严重的政治迫害，而指控其抄袭，正是政治迫害的一种方式。这样的信息，让事情变得清晰起来。那些不懂汉语的外国学者，不少是本国的“知识左派”。而在他们那里，“左派”是永远与官府对立的，永远是反体制、反权威的。他们以为中国的情形也如此。当国家为了迫害一个知识分子而指控其学术抄袭时，他们便毫不犹豫地站在被迫害者一边，因为既然是国家蓄意要迫害一个反体制、反权威的知

识分子，那这种指控便一定不但是虚妄的，而且是卑劣的。这也让我们明白，一些中国的或者本来是中国的后来又成了外国的，但又在中国和外国两面挣名利的“国际学者”，面对国际和面对国内时，面目是两样的。鲁迅写过一篇杂文《二丑艺术》，勾勒的二花脸，与这种面目庶几有几分相似。

关于汪晖《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》的两篇文章，则是在事件发生后被逼出来的。汪晖的《反抗绝望》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博士论文。我的文章发表后，有人以“八十年代”的名义为汪晖辩护，强调在“没有学术规范的八十年代”，我指出的那些问题都不算“抄袭”，更有人命我“好好读读”汪晖的成熟之作《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》，我于是写了《读汪晖〈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〉献疑》。再后来，汪晖先生通过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给我发来了“律师函”，命令我立即停止“诽谤”并做出书面道歉，这逼我写出了《再说汪晖〈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〉的剽袭问题》。实际上，我的几篇文章，其他人的许多文章，国内六七十位学者的联名信，都没有对汪晖先生构成实质性的打击。汪晖先生不但依然是清华大学的教授、博导，而且光荣地成为全国政协委员，有资格在人民大会堂参政议政。记得事件刚起时，网上有帖子说：“汪晖是攻不倒的，小右们收兵吧！”看来发帖者不是等闲之辈。刘禾女士当时是为了救汪晖于危地而发动六七十名国际学者为汪晖“担保”，但刘禾女士如果以为是自己的义举救了汪晖，那就大错而特错了。一群

汉语文盲者的担保，也许的确能蒙蔽一些普通民众，的确能起一点混淆视听的作用，但对有权力处置汪晖者并不会产生多大影响，他们还不至于这样容易被忽悠。虽然汪晖的安然无恙和荣任国家级“委员”与刘禾女士的拔刀相助无关，但刘禾女士却有义务把汪晖的安然无恙并荣任“委员”通告那群国际文盲。

此前，我也曾在《文艺研究》上先后发表两文，批评刘禾女士的《跨语际实践》和《语际书写》两书。刘禾女士发动国际学者声援汪晖后，网上有人说这是因为我写了这两文，所以刘女士要以此种方式报两箭之仇。这样理解刘禾女士投袂而起的动机，那是太简单化了。我的两篇书评令刘女士不快，只能说是促使刘女士有此义举的原因之一，决不是主要原因，更不是全部原因。

两篇针对刘禾女士的书评也收在这里，这就是《花拳绣腿的实践——刘禾〈跨语际实践〉的语言问题》和《以伪乱真和化真为伪——刘禾〈语际书写〉〈跨语际实践〉的问题意识》。刘禾两书，尤其《跨语际实践》，研究的是西方概念进入中国、在中国扎根生长的问题。我以为，刘禾的研究有着两大问题，一是空疏不实，一是无的放矢。具体看法写在文章里，这里不多说。两文发表后，北京大学的陈平原教授在《读书》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谈中国现代文学关键词的文章，文章开头说到了我对刘禾的批评。陈教授文章引用了《以伪乱真和化真为伪》中的几句话，但注释却说明出自《花拳绣腿的

实践》，我由此断定，陈教授并未认真读我那两文，甚至并不知道我其实写了两篇文章批评刘禾。陈教授一开始就强调，刘禾研究的是“语言问题”，而“王并不是语言学家”，只是一个“文学批评家”，因此，“王”只是指出了刘禾的几处知识错误，并不能构成对刘禾真正的诘难。陈教授以一种权威的口吻，评说着学术界对“语言问题”的研究。这让我有点纳闷。我想：陈难道是语言学家吗？陈难道是语言学的泰斗吗？如果不是，如何有资格说王没有评说刘的资格，又如何有资格对语言学家的各种观点评头品足？

我当然不能说我对刘禾研究的问题有什么研究。但我对这问题却早就有兴趣。西方概念，基本上是通过日本进入中国的，这些概念，其实都是日语外来语。一九七八年，我参加高考，被军队的洛阳外语学院（现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外国语学院）录取，被分配到日语专业。学了一点日语后，就对日语中有着大量的汉语词颇感兴趣。大学的毕业论文，题目是《日语中的汉语抽象语》，要求必须用日文写，那时不知道，现在知道，那日语表达肯定让日本人发笑。当然，后来并没有吃日文饭。但对中国现代人文领域、社会科学领域的基本概念基本来自日本一事，始终有兴趣，也曾在一九九五年写过《隔在中西之间的日本——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》一文。我说这些，并非意在强调我有足够的资格谈论“语言问题”，而是在说，我对刘禾的批评，也是兴趣使然。

收在这里的六篇文章，都是所谓学术批评。批评别人的学术，不必自己一定特别有学问。指责饭店的菜做得不好，不必自己是高明的厨师；指责别人的歌唱得不好，不必自己是帕瓦罗蒂或邓丽君。我虽然写了些学术批评，但做梦都不敢自认为是学问的人。

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夜

- 001 汪晖《反抗绝望》的学风问题
- 041 读汪晖《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》献疑
——仅限于第十二章第四节
- 057 再说汪晖《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》的剽袭问题
- 080 花拳绣腿的实践
——刘禾《跨语际实践》的语言问题
- 102 以伪乱真和化真为伪
——刘禾《语际书写》《跨语际实践》的问题意识
- 124 蔡翔《革命/叙述：中国社会主义文学—文化想象（1949—1966）》杂论
- 180 附录一：多位学者联名发表公开信 呼吁调查汪晖涉嫌剽窃问题
- 186 附录二：九十多位国际知名学者就“汪晖事件”发表声援汪晖的签名信

汪晖《反抗绝望》的学风问题

《反抗绝望——鲁迅及其文学世界》是著名学者汪晖的博士论文。该书一九九〇年由台湾久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繁体字版；一九九一年，作为《文化：中国与世界》丛书之一种，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。二〇〇〇年，该书作为《回望鲁迅》丛书之一种，又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。汪晖为二〇〇〇年的版本写了《新版序》。在《新版序》中，汪晖说：“鲁迅研究是我个人的学术生涯的起点，这一点至今对我仍很重要。”取得博士学位后，汪晖即离开了中国现代文学领域，投身于一个更宏阔、更富于挑战性的学术空间。但是，《反抗绝望》这本书，却是奠定汪晖学术地位的著作，用一句俗话

说，是汪晖的“第一桶金”。《反抗绝望》出版后，即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产生重大影响，很快成为这个领域的学术名著。到今天，《反抗绝望》甚至已经具有了“经典”的性质。

由于生性懒惰、不求进取，我从来不追捧热门书。但也不刻意回避和拒绝。如果逛书店时正好看到了，也会买上一本。但买回来什么时候能看，却又说不定。往哪里一扔再不问津，也完全有可能。当《反抗绝望》在大陆出版后，虽时时见人提及，但我却一直没有读过。那原因，就因为我上书店时，从未碰到过。前不久，在一家不大的书店里，终于遇见了二〇〇〇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《反抗绝望》（二〇〇〇年十二月第一版，二〇〇一年五月第二次印刷），于是买了一本。据汪晖《新版序》，这新版本删去了原书的第四章，但将其中的一节编入第三章。另外只对个别字句有所改动。

怀着一丝歉意，也怀着一些敬意，我立即读起了这本《反抗绝望》。读完后，却有话如骨鲠在喉，不得不说。这本书对鲁迅心灵的剖析、对鲁迅作品的解读，是一个更高层次的问题，在此姑且不论。我在这里只说两个更低层次的问题：一是论述语言的文理不通问题，二是抄袭与剽窃问题。

汪晖的论述语言，以晦涩著称。如果仅仅是晦涩，如果虽然晦涩但却文理通顺、并无语法上的错误，我以为就无可厚非。毕竟，晦涩也是一种语言风格。康德不就十分晦涩么，但

并不影响其成为哲学大师。但如果在晦涩的同时又常常文理不通，甚至正是因为文理不通才让人感到晦涩，那就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了。而汪晖的《反抗绝望》中，这种晦涩而文理不通的现象，或者说，因文理不通而晦涩的现象，就很严重。汪晖此后的著述，语言的晦涩更其严重。比较起来，学术上的奠基之作《反抗绝望》，论述风格要平易许多。但是，《反抗绝望》总体上仍然是堪称晦涩的。在研读《反抗绝望》时，我如在晦涩的论述中，突然遇上一段很清通、很平实、很晓畅、因而也很好懂的话，便如在沙漠中遇上一汪清泉，在荆棘丛中遇上一片绿草地，心中一喜。但同时也对汪晖论述方式、腔调的突变心生疑惑。喜用超长的单句，是汪晖的一大特色。一件很简单的事情，汪晖也往往要用那种十分复杂的句式来说明。但在这种突然出现的“清泉”和“绿草地”中，这种超长的句式却不见了。一个人的论述风格为何突然发生这种短暂的变化？怀着这种疑惑，我做了很有限的查考，发现这种突然出现的迥异于汪晖惯常风格的论述，往往出自他人之手。更直白地说，是从其他人的书中抄来的。没错！这是抄袭和剽窃。《反抗绝望》中，抄袭和剽窃的现象，也是很严重的。而这，正是我在此要说的第二个低层次问题。

先说语言的文理不通问题。新版的《反抗绝望》，在正文之前，有一连串“附加物”，依次是：原版《题辞》《新版序》《原版序》《新版导论》《原版导论》。一本书正文前有

这样多的“附加物”，像一个人头上一层又一层地压着许多顶帽子，可见实在非同一般。但我读书有个坏习惯，就是越过序言、导论一类东西，直接进入正文。这是为了避免被序言、导论牵着鼻子走。在正文读完、自己对全书有个判断后，再来看序言、导论一类文字。这回读《反抗绝望》也一样。我是直接阅读第一编的引言（这种“编”或“章”中的引言，应该视作正文部分）。读完正文，只读了一下《新版序》，其他的“附加物”就没有兴趣读了。所以，谈《反抗绝望》的语言，就从正文开始。下面是正文之第一自然段和第二自然段中的部分论述：

鲁迅是中国近、现代史上最深刻、也最复杂的思想家和文学家。……这位深刻的思想巨人以他独有的敏锐感受着自己的内在矛盾，那种精神痛楚锐利得有如承受酷刑的肉体的感觉。他频频使用“挣扎”、从“沉重的东西”中“冲出”等意象，使人感觉到鲁迅是以他的全部身心经历着内心深处的思想风暴。

正如列文森把梁启超的精神结构视为“关押自己的牢笼”一样，鲁迅的主观精神结构也是一种宛如蛛网的意境，它是由许多无法避免的矛盾言行，各不相容的思想交织而成的。问题的复杂性在于，鲁迅对自身的矛盾有着深刻的内省与自知，但却不得不同时信奉这些相互矛盾的思想，从而长

……久地处于精神的矛盾和紧张之中。……（第3页）

以上是全书开宗明义的两段。我本来想在有文法问题的地方加上着重号，但问题实在太多，加上着重号反倒让人眼花缭乱。下面对有问题的句子做一点分析。

“那种精神痛楚锐利得有如承受酷刑的感觉”，在汪晖的论述中，这句话不算太离谱。但细想起来，仍然是有问题的。“痛楚锐利”，已经是一种比喻，即把痛楚比喻成某种尖锐锋利的东西，再说其“有如”某种“感觉”，就很别扭。再说，“酷刑”有许多种，并非所有“酷刑”带来的都是“锐利”的痛楚。

“他频频使用‘挣扎’、从‘沉重的东西’中‘冲出’等意象，使人感觉到鲁迅是以他的全部身心经历着内心深处的思想风暴。”这句话至少两处有问题。前面用了人称代词“他”做主语，后面就不能再用“鲁迅”代替“他”。因为这样一来，“他”和“鲁迅”就成了两个人。按照这句话的语法意义，是一个被称作“他”的人采取了某种行动，才让人感觉到“鲁迅”有某种表现。“以他的全部身心经历着内心深处的思想风暴”，这句话的问题就更明显了。“以全部身心”去做某事，意味着“心”已被作为一种手段、一件工具，又如何再去经历“心”中的风暴。这就仿佛在说：“以全部的手去舀碗中的水”或“以所有的手指去搔自己手指上的痒”。

“正如列文森把梁启超的精神结构视为‘关押自己的牢笼’一样，鲁迅的主观精神结构也是一种宛如蛛网的意境”。这句话也是明显不通的。“列文森”在这里具有主语的功能，他完成了某种行为。既然是“正如”列文森，后面就应该有人以“主语”的身份做一件类似于列文森行为的事。后面出现的人物是“鲁迅”，而“鲁迅”在这里扮演着“定语”的角色，“主语”是空缺的。到底谁“正如”列文森，没有说。其实这里的主语是论述者汪晖。是汪晖仿效列文森，把鲁迅的主观精神结构视为“宛如蛛网的意境”。所以，对这个意思的正确表述是：“正如列文森把梁启超的精神结构视为‘关押自己的牢笼’一样，我把鲁迅的主观精神结构视为一种宛如蛛网的意境。”（“意境”一词，在这里很突兀，且颇有歧义。但源于列文森的汉译，并非汪晖首创，故不论。）

“它是由许多无法避免的矛盾言行，各不相容的思想交织而成的。”这里的“言行”二字，颇不妥当。“言行”是外在的东西，如何成为构建“主观精神结构”的材料？人的“主观精神结构”可以由各种思想、知识、意识等构成。而“言行”则是“主观精神结构”的外在的、客观的表现。“但却不得不同时信奉这些相互矛盾的思想”——这里的“信奉”一词，也是很成问题的。所谓“信奉”，是信仰并崇奉、相信并奉行之意。“信奉”的对象，通常是外来的东西。对从自身内部产生的思想，不宜用“信奉”一词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与事实是不符

的。鲁迅有着许多相互矛盾的思想。这些思想相互纠缠着，又相互怀疑着。可以说，绝大部分思想，仅仅是作为一种思想而存在于鲁迅大脑中，并不被鲁迅“奉行”的。如果那些一团乱麻般的思想都被鲁迅“奉行”，那鲁迅早被送进精神病院了。

把话写通，并不容易。偶尔有一句不通的话，也很正常，不应大惊小怪。但如果经常性地文理不通，一段话甚至一句话中，都有多处语法和逻辑问题，那就不是一件小事了。学术语言，也不妨有自己的风格。可以平易，也可以晦涩；可以朴素，也可以华丽。但无论哪种风格，都应该力求论述的“准确”。不能准确地表达每一个具体的观点、每一个细微的认识，又如何能保证总体的学术见解能准确地传达？按照我的理解，一个人如果有意识地写得平易、朴素，就可能少犯语法和逻辑错误。而如果刻意追求晦涩和华丽，就可能多犯语法和逻辑错误。刻意追求华丽的人，不少见。刻意追求晦涩者，也并非没有。在我看来，汪晖的晦涩，很大程度上就是刻意追求的结果。明明一件简单的事，明明一种并不复杂的思想，非要用那种绕口令一般的语言来说明和传达，只能理解成是刻意为之吧。这样做，会显得高深莫测，会让人不由得仰视、敬畏。这也就是苏东坡所谓的“以艰深文浅陋”了。但也正是因为刻意追求晦涩，便比别人更经常地犯语法和逻辑错误。而这就关乎学风问题了。下面，再从《反抗绝望》中举出文理不通的几例。